



近日上映的工业题材主旋律电影《钢铁意志》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对钢铁的迫切需求,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广大工人阶级,克服重重险阻,历尽千辛万苦,为新中国钢铁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故事。片名“钢铁意志”,固然是对一段工业生产的历史描述,但更是对以厂长赵铁池为代表的新中国钢铁工人精神的精准刻画——恢复钢铁生产要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影片

“战斗”任务,所以他立下炼出铁水的军令状。恢复高炉生产的过程充满艰辛,敌特的破坏、专家的质疑、现实的窘境,赵铁池带领工人们一一克服,炼出了第一炉铁水。从朝鲜慰问归来的孟泰带回战友牺牲的消息,成为影片的激励性事件。这才有了赵铁池在周刚墓前的誓言“我以生命为熔炉,一定要造出最坚硬的钢铁”,与开篇的军令状形成呼应,人物弧光由此升成。此外,还有大工匠孟泰、有勇有谋的孙雪飞等形象,均以非凡

《钢铁意志》:热血也柔情

在情节铺陈和人物塑造方面,都集中体现了“钢”之深意,使雄浑豪放的美学风格充溢画面,力量感油然而生。

影片无意聚焦战斗场面,却浓墨重彩地叙写了三场牺牲:在解放鞍钢的战斗中,子弹穿透解放军战士陈小步的胸膛,而就在来鞍山的路上,他还满脸笑意地对赵铁池说,要跟着他在鞍钢当一名光荣的工人;难改乡音的老兵祝贺发觉工程师王博的异常,紧随其后,使高炉免于炸毁,却再也无法与新媳妇相见;战友周刚打算跟着赵铁池干,却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是英雄为维护家国大义作出的无畏选择,陈小步、祝贺和周刚的慷慨赴死既是他们英雄人格的集中体现,更成为故事要炼钢、炼好钢的深层动因——孟泰、赵铁池面对徒弟、战友的牺牲,更加坚定了攻坚克难的决心。

对电影创作而言,人物塑造扎实至关重要,而扎实的前提是要有弧光、有成长。《钢铁意志》的主人公赵铁池是战斗英雄,炼钢之于他是阶段性的

勇气和钢铁般的意志,为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铁水无私奉献。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强功能人物形象孟泰。孟泰的“强”不仅在于他技艺精湛和劳模身份,更在于他和家人与鞍钢之间所形成的深入骨髓的血肉关联。在孟泰家的三场吃饭戏最能体现这一家人的无私美好。在那个困难时期,孟泰宰杀自家乳猪给专家增加营养,他的四个孩子却探着头看着肉咽口水,懂事得令人心酸。剧情中有一个极具艺术巧思的场景:孟泰将一根猪尾切成几段,分给孩子,自己夹起最细的一段,含泪道“真香”。爱厂如家与浓浓亲情自然流露,令人泪目。

剧中还有几段颇具深意的情节设置,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在1948年、1951年、1953年三个炼钢的重要时间节点,创作者没有用生硬旁白或历史记录叙述,而是以“磨剪子戗菜刀”的吆喝声巧妙串联,表现人们对新中国工业建设的迫切呼唤和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真挚情感。对年轻的赵铁池和孙雪飞个人而言,严酷现实容不得他们浪漫,但却不妨碍他们彼此欣赏、互相扶持。全片没有出现一个“爱”字,“爱”却在他们之间无声流淌。最终二人在车厢团聚,害羞地牵手,为这部质感硬朗的影片融进了浓浓温情和爱意。再比如影片结尾,还是当年的站台,祝贺的媳妇一路向北奔赴鞍钢,前来接站的孟泰与一个青年擦肩而过,那青年说道“我是雷锋”。这个情节昭示着,“钢铁意志”有了后辈传承。

火红的铁水是《钢铁意志》中最抢眼的颜色符号,灿烂炽热。赵铁池曾在战友墓前深情立誓,要让“这座钢城的炉火永远燃烧下去”。赵铁池、孟泰们带着他们对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崇高理想,对红旗插到“高地”的深切企盼,对第一炉铁水和钢铁国徽的盼望崇敬,投身高炉、心系大厂,终于创出人间奇迹。而在《钢铁意志》的影像中,时下的广大观众也燃起了奋进新征程的勇气和动力,砥砺前行,心怀激荡。

来源:《光明日报》

喜剧未必都要笑中带泪

无论舞台艺术还是影视剧,给人带来欢乐的喜剧总是颇受欢迎,欢笑间不仅获得了审美愉悦,也缓解了精神压力。需求敦促供应,随着创作实践深入发展,喜剧形成了一些创作模式和评价标准,其中,笑中带泪被认为是高级的喜剧,不让观众哭一鼻子,似乎就落了下乘。于是观众看到,不少本来很好笑的作品,总会有一个悲情乃至刻意煽情的尾巴。这常常令人疑惑:这是喜剧吗?

从历史上看,什么是喜剧、什么是优秀的喜剧,不同的哲学家、文学家给出过不同的解答。人们较为熟悉的大约是鲁迅先生的说法,即喜剧是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实际上,对于喜剧的探讨已有千年历史,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模仿的是比一般人“差”的人物,可笑的东西对旁人无伤,不至于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黑格尔认为,喜剧就在于指出一个人或一件事如何在自命不凡中暴露出

自己的可笑。总体来说,在欧洲传统观念中,喜剧主要是对负价值的讽刺和暴露,以此实现对正向价值的认可。相较而言,从中国古典的喜剧创作、喜剧理论来看,以肯定审美客体的价值来寄托理想的乐观主义精神,则占据主流。

可见,优秀喜剧的标准应该是多元的,在笑声中传递温情、催人泪下当然没有问题,在笑声中反思自我、观照世界,也颇有价值。不同的诉求之间没有高下之分,仅仅是偏好差异。舞台小品《你好,李焕英》在笑中带泪的思路上做到了很高的完成度,同名电影作品将此发扬光大,创造了票房奇迹,这值得点赞。与此同时,话剧《阳台》的严密精巧、嬉笑怒骂,也极具魅力且发人深省,市场反馈证明了观众对它的接受和喜爱。还有不少作品并没有很大的艺术野心,不过是希望观众看过之后能够开怀一笑,只要不流入低俗境地,那也是很好的。

其实,观众对艺术作品的风格、类型通常比较宽容,他们在乎的是质量是否上乘、观感是否优越,至于笑中是否带泪,则并不是重点。相比之下,容易自我画地为牢的反而是创作者。在某部笑中带泪的喜剧大获成功后,不免追随者群起,竞相效仿,甚至不惜牺牲作品情节的原有逻辑,也要强行赋予一个让人哭出来的尾巴,可这样一来,眼泪反而显得廉价而无趣了。毕竟,主创处心积虑的“引导”,配合音乐渲染、舞台技术手段辅助,让观众哭出来实在是太过容易,“喜头悲尾”“要贫嘴+强行拔高煽情”这类能够快速上手、批量生产的套路,已经引起不少人的厌倦。

更进一步来说,一部看起来笑中带泪的喜剧取



得了成功,人们可能就想当然地认为,其成功秘诀就在于笑中带泪,但实际上果真如此吗?未必。一部作品真正走进观众的心里,靠的是高品质创作带来的感情与价值认同,观众记住一部作品,并非因为自己看的过程中流了多少眼泪,而是作品中的人和事,与自己的情感和人生达成了有效的共情与共鸣。仍拿《你好,李焕英》来说,无论舞台版还是电影版,出彩的都不是演员观众满脸泪痕这一表象,而是背后的母女深情,如此真挚却又充满遗憾的情感,怎会不动人?再如创下国内小剧场单轮演出纪录和连续驻演纪录的话剧《奋不顾身的爱情》,其中不仅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而且有青春飞扬的热情,更有矢志不渝的热血理想和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密集的笑点、泪点带给人的触动是多方位、深层次的,笑中带泪是作品充分完成表达意识之后的顺带结果,但其魅力远不是一句笑中带泪可以概括。笔者相信,主创在创作上述这些优秀作品的时候,考虑的是如何把故事讲好、把情感表达好,而不是煞费苦心地琢磨怎么让观众笑中带泪。

说到底,喜剧创作不能从单一的预期效果出发设置相应的桥段,而是要从创作规律出发、从生活出发,抓住生活中那些值得赞扬的、需要批评的,心怀温暖善意,用喜剧的手段将其表现出来。只要观众会心一笑,带不带泪又有什么要紧呢?

来源:光明娱乐

